# 四时录

仁成七郎

### 春露

今天早上和平时一样, 七点半从家中出发, 匆匆赶到电车站。

电车站和往常没有太大的区别,早春刚过,放完寒假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们也出现在街上。

突然想起来我读中学的时候。政府那时刚沿用西方的节假制度,于是在天气还很冷的时候,寒假便已经过完,就算不愿意,每天早上也是要被叫醒,顶着冷风去学校。现在想一下,再过一两年,也轮到木太郎和幸子去上幼稚园了。

就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 电车已经到了。今天公司和往常一样, 人不多也不少。到办公室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人先到了。

早上过得很快。中午随便吃了点便当,就昏昏地睡着。

下班的时间到了,今天的工作好像做得很快,大概可以被上司表扬一下。最近他提醒过我营销部有一个科长的职位空着。或许我也应该争取一下。

回到家的时候,美和子已经做好饭。吃饭的时候,她开始向我抱怨。

"仁信君,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妇道人家不应该多嘴,但是您也应该多努力一下, 木太郎和幸子明年可都要上学了。邻居的河口太太给我算过,这样以后每年可要多 花三十万元呢。您要是再不提薪,以后的日子可是会比较难过的。"

"我会努力的。"

"嘴上说会努力,可也要付出点实际行动。虽然我并不工作,这么埋怨并不太好,但是您要多体谅体谅我们女人也不容易的。自从新婚过后,连化妆品都不敢买了,以前偶尔还会和加良一起去银座看看,现在可真是连去都不敢去了哩。"

听到这里,好像也不知道回她什么。美和子今年就满二十九了,眼睛和以前一样,有种小孩子的感觉,特别是认真的时候。不过她的皮肤好像确实变差一点了。刚结婚的时候一条皱纹都看不到,现在偶尔能看到一些了。

- "今年的玉露茶应该上市了,我明天去买点回来吧。"
- "好啊,只要您觉得可以应付得来,就买点吧。玉露茶都上市了,总该备点。"
- "小孩子们要喝茶吗?"

"他们就不用了。我还记得父亲说小孩子太小不能喝玉露茶,要让他们喝粗茶,以后喝茶才不会挑剔。"

美和子的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直到现在每次和他见面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已经三月了。冲绳岛的樱花已经开了半个多月了,东京都的樱花也差不多开了。

公司附近的中学最近在筹备毕业典礼。还有的女孩子特意穿了水手服过来。大概是因为以后上了高中或者去工作了,便没有机会再穿水手服出来,现在就算天冷,也要穿一下留留念。

在我还读中学的年代,女孩子们穿的校服裙子都还很长,到小腿附近。那个时候,班上有几个大胆的男生总会去假装要掀女生的裙子,吓得她们啊啊地叫着抛开。不过有一个女孩子是男生们都不敢得罪的。那个女孩子比较高,长得很漂亮,据说是个混血儿。有一次一个男生去开她玩笑,被直接打了一个劈手,差点就骨折了。后来男生们都说她是学校旁边空手道馆的馆长女儿。

不过那个时候我暗恋过她一段时间,后来毕业了,还差点上了同一个高中。当时也是三月末,毕业典礼过后,我半开玩笑地问她可不可以教我空手道,她笑了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看着她笑的时候害羞的样子,差点就告白了呢。现在想起来,也许当时告白了现在就不是和美和子结婚了吧。不过美和子倒也没什么不好。

唉,这时候才想起来,其实她的名字都忘记了。看来我已经彻底变成一个没有意思的人了。

刚进家门,在玄关站了一下,突然想起来,就大声地叫起来。

"美和子,带上孩子们夫花见吧。"

她显然很吃惊,不过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突然的邀请还是因为最适合花见的时间并未到。

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下来,收拾了一下,就带着两个孩子出来了。

家附近的公园很开阔,于是就近选了一颗樱花树在旁边坐了下来。因为还没到樱花盛开的时候,现在只有零星的花瓣散落在地上。两个小孩去年都没怎么见过樱花,现在很兴奋地在旁边玩了起来。美和子今天很安静,大概是难得不用做家务活,就轻松了下来吧。

### 夏鸣

刚到公司, 主管便祝贺我获得升职。

前几个月空出来的科长职位,因为业绩的原因,便被我争取到了。突然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回家也和美和子有个交待了。

回家的路上,特意绕了点路去附近有名的居酒屋买了关西来的清酒。美和子很喜欢这家居酒屋的酒,上次吃饭的时候还提到过。

下午的天气不算很好,下了场雨,外面并没有夏天的感觉,反倒稍微有点阴冷。不过天气似乎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今天美和子说要回趟娘家,不过这个钟点应该也已经回来了吧。

我回到家的时候,刚好美和子也刚进来没多久。听到了升职的消息,她果然很开心。 一直到吃饭的时候,她还没有稍微从兴奋中平息过来。她抱着木太郎,一边喂饭一 边说。

"太郎,以后可一定要像爸爸一样争气啊。这样妈妈可就省心了。"

显然木太郎没有听懂她的话,不过对于晚上额外的加餐他还是感到开心的。

因为升迁的缘故,现在常常要和客户谈生意。今天中午又有一场应酬。

和客户约定在附近的西餐厅谈事情。大概因为最近进口产品增多的原因,本土的餐厅都越来越难经营,价格也高得发指。这个客户大概是顾及到这一点所以才提出要在西餐厅见面的吧。

今天的客人有两个,都是中年人。生意很快谈完,大家安安静静地吃完了午餐,偶尔说几句可有可无的话,大概是为了让气氛显得自然一点吧。吃完之后,大家各自结账后就离开了。

现在谈生意比以前好像要容易多了。以前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和父亲一起去大阪。因为工作的缘故,父亲被一个大阪的商人邀请过去喝酒。因为想不到如何安置我,大阪也没有亲戚,便把我带上了。

那个商人叫北野。人不高,稍微有点胖,眼睛总是半眯着。他们坐下来,先是喝了一小时的茶,然后才开始吃饭。

北野先生吃饭很慢条斯理,他的关西话圆滑滑的,我总觉得听了不是很舒服。吃饭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的话,无非是绕着"公司","利润","资金"等等的词展开。当时我应该是完全听不懂的,只记得北野先生不时会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摆摆手说"这种价位真的是不行的,请不要再为难我了。"然后两人就开始喝酒。喝了几杯之后,又开始重复已经说了不知道几遍的话。

吃了一个半小时后,我已经开始坐不住,想找个借口溜开。这时候,北野先生生气 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开始好像是愤怒,也好像是无奈地指责父亲。我觉得这时候 应该是不适合走开的,就坐在那里,假装什么都没听到,继续吃碗里的乌冬面。但 是面已经冷了,嚼起来也没什么味道,大概是关西人口味比较淡吧。又好像很久之 后,他们两人终于达成了协议。这个时候,北野先生脸上有种在笑的感觉,我总以 为是自己看错了。

 $\equiv$ 

天气越来越热,街道上也开始越来越多卖刨冰的小推车。想起来,以前因为觉得木 太郎和幸子太小了,不让他们接触冷饮,今年已经三岁了,应该是可以吃冷东西的 年纪了。虽然这么想着,最后也没有真的去买。大概还是觉得不要冒险吧。

虽然谈生意比以前应该是容易了,但是这种日复一日机械式的事情也很容易让人疲倦。

既然立夏都已经过了,海之日也快来了,还是应该找个机会去海边一下。不过孩子们都还这么小,照看也不容易。美和子也不喜欢海边,还没结婚的时候约她同去总是被拒绝。

还是找大学的同学吧。林川君大概最近也比较有空吧。不过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 这个时候突然找他大概也不太好。

要不找石田吧,他前几天才刚叫我出去喝酒,现在应该叫他出来不会显得尴尬。这么想着,便打了一通电话。得到的回复却是他现在在北海道了。

虽然找不到同去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想去海边。回家的时候便跟美和子说了,她很体谅地说,

"大概是最近工作太累了吧,今年的休假一天都还没用呢。偶尔也应该多出去走走,我不太喜欢海水,就留在家里吧。"

人就是这么奇怪,莫名其妙想起来的一件事,不知道怎么地就突然有了动力去做, 到最后也不见得就会开心,但还是很想去做。

我读着报纸,一边看着美和子在收拾东西,突然想到最近工作上的事务好像多了起来,这个时候跟公司说要休假两三天肯定是不好的。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刚升职,最近也不会有什么机会升迁的吧。

报纸上在说化工厂污染的问题。盯着看了一下,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放下了。想了一想,我朝着屋里喊了句,"美和子,东西不用收拾了,我还是不去海边了。"

## 秋音

过两天是中学的同学聚会了。这两年参加的人越来越少,今年应该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

美和子对这件事倒是很上心,提前两天就把熨斗拿出来了。

聚会定在中学附近的一家居酒屋。那是一个同学家里开的,每次同学聚会他都会负责招待。

今年老师们应该也不会过来了。其实到最后同学聚会也是变成大家在倾述平时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的烦恼了。不过这倒也没什么不好,虽然我也不怎么参加到里边去。

不过今年应该也要好好打扮一下,毕竟不像以前是底层职员了,总要有个正式点的模样吧。

回到家里,翻了一下同学录,大概是因为年年见面的缘故,感觉大家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不过有几个人倒是挺出乎意料的。一向不安定的河村是班里第一个有小孩子的,今年大儿子都应该九岁了吧。第一次带小孩子去的时候,他把班里的同学都吓到了。不过女同学们很快就恢复过来,发挥女人天生的对小孩子的博爱,逗起他儿子来了。

不过大家都流行带小孩子去了之后,我倒觉得这样做没意思了。今年也并不准备要带上木太郎或者幸子。

女同学们都坐在靠里边的角落里,我找了个熟人就近坐了下来。说是熟人,其实一年也就见这么一次,上学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常说话,因此大家都不会觉得尴尬吧。

活动和往年的一样,基本没什么变化。不过要苛求组织者年年都想一些新事物出来,大概也是不切实际的。

和往常一样,到了最后,还是有人在喝酒直到醉了,然后就哭了起来。大家平时都不敢这么做,也只有这种场合会愿意这么做了。不过这么哭出来,我倒是觉得很尴尬,旁边的人肯定也不少人是这么想。不管怎么说,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虽然没喝很多酒,但是走到外边还是有种酒醒的感觉。走了一下,又昏昏沉沉的。 这么说起来,第一次同学聚会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大学刚毕业的大家哭诉着在工 作时遇到的麻烦,还有一个在东大大学院读书的同学也来了。不过后来几年倒是没 再见到他。

酒稍微醒过来,突然想起来是不是绕点路去看看学校。看了一下表,已经过了九点半,还是算了吧。

=

最近美和子说要去看看附近的幼稚园,以便明年让两个小孩子上学。

虽然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但是美和子一再坚持这是父亲的责任,我也不好意思推辞。

周六早上,我们便带着木太郎和幸子出门了。刚进第一个幼稚园的时候,两人很激动,但是走了没一会,便觉得无趣了。我的心情,大概也跟他们一样。美和子倒是一直在跟那里的美术老师聊天,好像是聊早教的问题。

离入学式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却这么认真地出来研究幼稚园的情况,美和子可能也 是最近生活太无趣了,想找个借口出来散散心吧。

其实偶尔她也会跟我抱怨生活的一成不变。连木太郎学会了新单词也不能让她很开心。不过听说幸子已经背下来五十音了。邻居家的志保太太还跟我夸奖她来着。

我刚学说话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大概也跟现在的木太郎一样,吱吱呀呀地总也说不好吧。看来我也曾经有个时期会对这种单纯的东西吸引住吧。现在可难咯,

连新晋的职员们推荐给我玩的电玩也都提不起兴趣了。他们都说我没童心了,说得也没错吧。

不过上次倒是拿着木太郎的剑玉玩了很久。还被美和子说不干正经事。

#### 冬霜

霜降已经过了,明年三月幸子就要过女儿节,美和子又忙碌了起来。

"美和子,买什么样的人偶好呢?"

"您看着挑就行了,幸子可真幸福啊,对吧幸子?"

幸子没有理她。

还要买一套和服吧。别人家的女孩子应该会有的,如果幸子没有,她大概会不开心的。

上次出门的时候,还遇到有人在兜售武士人偶。做得并没有以前的那么精致,应该是工业产品了。不过倒也挺好看。突然想起来,以前过儿童节的时候,还一直请求母亲给我买街上的武士人偶。后来求了很久,竟收集齐了一套。班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一整套,还神气了很久,后来好像有的被借走就没有还回来了,剩下的那些,好像也在中学时扔掉了。当时可能是觉得年纪大了,不能再玩那些小学生的玩具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地倒突然怀念起来了。

那套玩具做工很好,武士有十几个,都佩着发亮的武士刀。以前还会拿去学校玩自己发明的人偶戏。一人操纵一个武士,还发明一些奇怪的台词。现在想起来,当时说的话都是没有逻辑,也很让人困惑的。不过大家倒是好像都听懂了彼此说的是什么。

小孩子可真好,做什么傻事都不用觉得害羞。

十二月开始后,关东的雪变得越来越大了。天气并不因为寒冷而变得干燥,相反地, 走在路上的时候,感觉得到已经变得很湿冷。

真羡慕那些退休的老人啊,可以不用去上班,整天闲着在家里。不过真到年迈的时候,大概也会觉得很无聊吧。或许生活会变得很单调呢。不过仔细想一下,其实自己现在的生活和退休的生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了。只不过自己还要每天早起赶电车去上班,然后度过单调的八个小时,再回家完成剩下的一天。

这么说的话,其实自己倒是比退休的老人还可怜了。还是试图摆脱一下这样的想法比较好,不如今天下班后和新晋的职员们一起去喝酒吧,说不定年轻人们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活力。不过这样他们应该也会尴尬,算了,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比较好。

要不明天故意旷工?

突然闪过这种奇怪的念头。

下午回到家的时候,美和子在准备晚餐。我看着她在准备关东煮的原料,就一时兴起把早上那个奇怪的念头跟她说了。结果,她似乎很惊愕。

"您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可都依赖着您,您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没有责任感的事情。"

我好像有点自讨无趣。不过她说得也对,我可是不能突然就不去上班的,年终奖金的全勤奖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大概就是这种约束多了,自己才会冒出不想上班的 念头吧。

其实人果然都是很不自由的吧。就连现在看似自由的木太郎和幸子明年也要在寒冷的冬天坚持去幼稚园了。大学时出于爱好上过的文学课里,老师也常常这么说。不过那个老师说话总是油腔滑调的,我并不喜欢。当时他讲的西方文学倒是挺有趣的,虽然西方人写的东西总让我觉得有点古怪。听说最近的小孩倒是都接受得很好了。

也许有空我也可以去重新翻一下大学的书本,或许还能重新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呢。

这么想着,我就去问了美和子搬家后把书都放在哪里。美和子找了很久,只找出来几本会计和英语的书。

元旦休假到了。终于有个借口可以好好地躺在家中。

出于习惯,六点半便醒来。好像没什么事情做,一个人把脚缩进暖桌,就躺在那里 发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好像也挺无聊的。还是看看电视吧。一到元旦,电视台播的都是新年庆典的情况。其实也并不是很想看电视,只是似乎不找点事情做有点恐慌。这么一想,其实好像从小到大一直在忙着,就连偶尔的旅游都是在计算着还要去哪些景点,吃哪些食物,等等之类的琐事。

中学毕业的时候,为了庆祝毕业,独自一人去过长野县。

长野县的山很多,爬完一座接着一座。我去的时候虽然天气已经不太冷,但也还没 到避暑的季节,就连轻井泽都几乎没几个游人。

后来就独自一人进了浅间山。进山的时候,路边的老人还笑着跟我说,小心火山爆发了。

虽然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在山里一整天都提心吊胆。直到后来到了半山的时候,才忘记了这回事。躺下来休息,看着山里,觉得要是会画画就好了,长野的山真是漂亮啊。躺着很舒服,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要烦恼。明明就在火山口下边不远了,却全然没有了一路上担心火山爆发的焦虑。山风不大,有点冷,呼吸起来比东京都的空气好太多了。当时的那种感觉,大概就有点接近自由自在了吧。

尽管如此,舒服的感觉没多久就消失了,想起来时间不早,我匆匆收拾了一下就下 山了。

下山的路不好走,一直走到山下的时候已经快天黑了。还好周围有不少的住宿地。 我就近找了一家温泉旅馆。

那里的温泉并不特别,不过因为气温低的缘故,樱花正好还没落尽,景色还是很好的。那天晚上,池里的人很少,就和几个大叔交谈了起来。出来之后,便被他们几个拉着一起喝清酒,说是帮我庆祝中学毕业。那应该是第一次喝一整杯的酒吧,迷迷糊糊地唱了很久的歌,又听着他们讲他们中学毕业时做的事情。现在也不记得他们讲的什么了,只知道过了不太久,我便昏昏沉沉地回房间睡觉去了。

#### 四

就这么发着呆的时候,木太郎醒了。他昨晚睡得不太好吧,一大早起来便在哭闹。

门口的邮差好像刚走远。我挣扎着站起来,去拿了今天的报纸。一起掉出来的,还有几份贺卡。

贺卡、贺卡。今年还没来得及写呢。现在赶紧写应该还来得及在元旦的早上寄到。

写些什么好呢?就写新年快乐好了。虽然写贺卡总是要祝福别人新年快乐,但想起来,好像连自己的快乐都把握不住吧。

写完了贺卡也没什么事情。印象中好像上次美和子跟我说我要的书她最后找到了, 放在书房的抽屉里。

在书房中找了一下就找到了,这本书已经挺旧的了,不过看样子我读书的时候并没有很勤快地翻阅,纸张都很整齐,没有折痕。

书里还有当年写的笔记和评语。评语多是一些无聊的脚注。不过从那些笔记来看,自己当时大概是很喜欢这个叫普鲁斯特的作家写的书吧。翻了几页,却发现自己看不太懂。有点索然无趣,还是回去看电视好了。

电视上都在报导新年庆典。看上去,东京都的烟火庆典比往年还要盛大。

新的一年,也会是这样的吧?